

千 秋 之 约

何继青 赵 琪 著
杨苗燕 程文超

军事谊文出版社

新出图[1997]4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秋之约/何继青等著.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0. 3
ISBN 7-80150-063-6

I. 千… II. 何… III. 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904 号

书 名: 千秋之约

著 者: 何继青 赵琪 杨苗燕 程文超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3.7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150-063-6/I·16

定 价: 22.00 元

人 物 表

郑亦铭:男,1953年生,曾为下乡知青,1977年考上大学,毕业后至瀛正中学当语文老师、教导主任、校长,后为市教委副主任。

田志杰:男,1954年生,下乡时曾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考上大学,毕业后至瀛正中学当政治课老师、副校长,后为北关中学校长。

艾 雨:女,1959年生,大学毕业后至北关中学任历史课老师、校长助理、代校长。后为职高校长。

王冰冰:女,1968年生,瀛正中学学生,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回瀛正中学当外语老师。

甘 玫:女,1960年生,甘绍伍之女,新闻工作者。

甘绍伍:男,1936年生,曾为下放干部,后为南洲市主管教育的领导。

王新成:男,1944年生,曾为瀛正中学语文老师,后下海。王冰冰之父。

陈冬生:男,1945年生,荔枝湾小学老师。

陈丽文:女,1968年生,陈冬生之女,大学毕业后至北关中学当老师,后下海。

方全玲:女,1940年生,北关中学校长,后为南洲市教委教

育研究所所长。

柳 嘉:女,1968年生,北关中学学生。

林道轩:男,1932年生,瀋正中学物理老师,曾错划右派。

李校长:男,1934年生,瀋正中学校长。

胡长生:男,1967年生,瀋正中学地理老师。

罗 前:男,1968年生,王冰冰中学同学,北关中学数学老师。

黎 青:女,曾为知青,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后回国创办私立学校。

关雅妮:女,1958年生,南方城市发展银行行长。

张建国:男,1955年生,老板。

郑 川:男,1984年生,艾雨之子。

徐 智:男,1978年生,瀋正中学 90 年代学生。

刘宏力:男,同上。

金燕燕:女,同上。

马 龙:男,同上。

区老师:男,瀋正中学语文老师(中年入戏)。

黄老师:女,瀋正中学老师(中年入戏)。

洪老师:女,北关中学老师(青年入戏)。

马发达:男,先为商贩,后为某公司经理,学生家长(青年入戏)。

总务处长:男,中年。

孙秋洁:女,瀋正中学老师,王冰冰的同龄人。

何 丽:女,90年代漣正中学老师。

关 涛:男,同上。

丁局长:男,区教育局局长。中年人。

高政委:男,学生家长。中年人。

魏汪汪:罗前等人同学。

陈丽霞:女,陈冬生之女,陈丽文之姐,剧中10岁。

吴老师:男,荔枝湾小学老师。比陈冬生稍年长。

孙 月:女,知青,荔枝湾大队广播员。郑亦铭等人的同龄人。

大 周:男,知青,比郑亦铭稍年长。

房管局干部孙科长:男,中年。

北关中学门卫老头。

老师、家长、学生等。



野地

惊雷。闪电。狂风。被狂风吹起的杂物漫天飞舞。

郑亦铭沿着山道飞奔而来。

(字幕:1977 年秋)

大雨降落下来。郑亦铭在泥泞中奔跑着。跌倒了,又飞快地爬起来。反复几次,浑身裹满了泥水。

他跌跌撞撞地朝着雷雨深处跑去。

荔枝湾村口

一棵古老苍劲的大榕树站立在雷雨中。狂风袭来,枝叶乱舞。

郑亦铭飞快地跑过。泥水飞溅。

荔枝湾小学

暴风雨中,几栋破旧简陋的校舍在风雨中飘摇。

一阵狂风卷来,校舍的屋顶被刮走了一大片。

教室

雷雨声中,陈冬生在神态安详地上课。

教室里多处处在漏水。一些学生不安地注意着室外的景况。

陈冬生:“今天这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有哪位同学知道天安门在哪里吗?”一串雨水漏到了陈冬生的脖子里,他情不自禁地缩了一下。

学生们笑了起来。

陈冬生换了个位置:“哦,刚才的问题,哪个同学来回答?”

陈丽霞和陈丽文同时举起了手。

陈冬生：“陈丽霞同学，你先说。”

陈丽霞站起来，大声地：“天安门，在北京！”

陈丽文站起来：“不对，在天安门广场！”

陈冬生：“你们两个坐下。”

两个小姑娘坐下，相互不服气地翘了翘嘴。

陈冬生：“你们说得都对！现在，同学们先和我一起朗读课文。”

陈冬生念：“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雷声隔断了陈冬生的诵读声。

陈丽文与陈丽霞同时惊恐地掩住了耳朵。

一阵狂风从门口扑进来，教室里顿时书纸乱飞，学生们急忙追赶或护住。陈冬生也帮着学生们从地下捡起书本。

陈丽文捡起自己的课本一看，课本上已经满是泥水。她捧着课本，叫了声：“爸爸……”咧开嘴要哭。

陈丽霞急忙掀起自己的衣角，替陈丽文擦拭课本上的泥污。

陈冬生要过课本，掏出手帕擦起来：“丽文，没关系，天晴了，晒一晒就好了……”

陈丽文伸手抹泪，许多泥污被抹到了脸上。

陈冬生蹲下来，安慰地：“丽文，别哭，别哭……”

陈丽霞的眼睛眨了眨，把自己的课本拿过来，递到陈丽文面前：“丽文，我和你换吧！”

陈丽文扬起脸，看看陈丽霞，又看看陈冬生。

陈冬生欣慰地：“丽文，那你就和姐姐换了吧！”

陈丽霞把两人手上的课本调换了过来。

风声如吼。陈冬生担忧地看了看屋顶。

他想了想，对陈丽霞：“丽霞，你带着同学们朗读课文，我去看看就回来！”

陈丽霞：“哎！”

她快捷地从门后取出一张油布：“爸爸，给你披上！”

陈冬生摆摆手，在教室门口略停了停，一头扎进了风雨中。

陈丽霞用手挡住头顶，朝雨中张望着。

陈丽文也凑了过来。

狂风迎面扑来，两姐妹倒退了一步。

山野

狂风。树叶茅草满天乱飞。大树被拦腰折断。雨水如注。

郑亦铭几乎要被狂风带走。他用力抓住一棵小树，稳住身体。

风势稍弱，他又松开小树，顶着风向前跑去。

荔枝湾小学

陈冬生在狂风中吃力地用一根木棍支住教室的墙壁。

陈冬生跑进办公室，急切地：“吴老师，你听过天气预报吗？”

吴老师不安地：“广播都坏了半个月了！电话也不通了！”

陈冬生朝门外看了看，风势更猛了。

陈冬生：“小郑还没回来吗？”

吴老师：“他到大队去了。”

陈冬生决然地：“那几间教室有危险，我们应该马上把学生们转移到这边来！”

吴老师犹豫地：“现在？”

陈冬生：“对！你照顾这边，我管那边！快！”

大队部

田志杰正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窗户忽然被风吹开，纸张散了一屋。他急忙起身关好窗户。

孙月过来敲敲田志杰的门，推开：“田志杰，田书记，电话！”

又有几张纸被门口进来的风吹到了地下，田志杰急忙蹲下收拾，不满地：“快关门快关门！你就说我不在！”

孙月：“是公社来的，说有急事！”

广播室

田志杰拿着电话一下子紧张起来：“什么？台风中心正在经过？”

好,好,我马上通知!”

田志杰放下电话:“打开广播,播报台风紧急警报。快!”

孙月:“好多生产队的广播线路不通了!”

田志杰:“什么?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去了?”

孙月委屈地:“大队领导不给我们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

田志杰想起了什么,急问:“荔枝湾小学,通不通?”

孙月摇头。

田志杰:“你去叫会计,马上到荔枝湾小学送通知!”

孙月:“会计到县城去了。”

田志杰咬咬牙:“找件雨衣,我自己去!”

孙月:“现在去……来不及了!”

一阵暴风雨猛地把门刮开,田志杰被吹了一个趔趄。

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冲进来。

田志杰惊奇地:“老甘,你怎么来了?”

甘绍伍:“生产队吴队长派我来问问台风消息!”

田志杰气恼地:“这个吴队长,胡闹!我多次告诉他,你是个下放干部,身体又不太好,劳动方面的事情,做到力所能及就可以了。这也是党的政策。可是,这么大的风,他还把你派出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向上级组织交代!”

甘绍伍:“哦,不怪吴队长,是我自己愿意来看看的。哎,小田,这么大的台风,为什么事先没有预报?”

田志杰呐呐:“广播线,电话线,都坏了……”

孙月不客气地:“公社昨晚上来过电话找你,你不在!”

田志杰:“我……我在写社教材料……”

孙月:“你在看数理化课本!”

田志杰厉声地:“你就不能接一下吗?你这个广播员是干什么的?”

孙月:“我接了有什么用?我不过是个广播员,不经你批准,我有权自己在广播上发布消息吗?”

甘绍伍打断:“荔枝湾小学那边怎么样了?”

田志杰:“我正要去呢!”

甘绍伍：“我和你一起去！”

村巷

郑亦铭跑了过来。

农居

郑亦铭跑来，一把撞开门，兴奋得失态：“恢复高考了！恢复高考了！”

正在屋里打牌的知青们忽地一下，全丢下扑克牌站了起来：“什么？什么？”

郑亦铭抹了把脸上的泥水，掏出挎包里的报纸：“你们快看，恢复高考了！”

知青们一拥而上，兴奋地夺过报纸。

大周兴奋地：“嘿，我早就说了，形势要变化，你们还不信！这恢复高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黎青：“你们考不考？”

知青们：“考！干嘛不考？大家都去考！”

郑亦铭忽然地：“这么大的风，学校那边会不会出事啊？”

黎青：“是啊！那些破房子，哪里经得住这种大风？”

郑亦铭紧张地：“我得赶紧回学校去！”

他转身向外跑去。

黎青抓过雨衣，喊了声：“郑亦铭！”

郑亦铭已经跑进了暴风雨中。

荔枝湾小学

陈冬生紧紧牵着几个孩子的手，顶着狂风暴雨，艰难地向对面转移。

教室墙壁一大块一大块地坍塌下来，化作稀泥，被山洪冲走。

孩子们惊恐地靠在一起。

屋里的雨漏得越来越大，地上已经漫起了积水。

陈冬生又冲了进来，对几个孩子：“来，牵着我，快！”

陈丽文靠过来。

陈冬生：“丽文，你和姐姐一起，最后再走！”

陈丽霞上前，牵住了陈丽文。

陈冬生牵住几个孩子，闯进了风雨中。

一间教室被吹垮了。

陈冬生把几个孩子护送到了对面房子，吴老师接了进去。陈冬生迅速地折回风雨中。

郑亦铭跑了过来。

教室里，房顶被掀开一块，狂风卷着暴雨呼啸着冲了进来。

房梁在顷刻之间断了两根，泥墙立时倒塌了一大片。

陈冬生看见了郑亦铭：“快，快领学生们出去！同学们，手牵着手，一定不要松开！”

郑亦铭：“同学们，跟我来！”

他牵住头一个学生，冲出教室。学生们一串串冲了出来。

门框发出了断裂声。

陈冬生不顾一切地冲到门旁边，举起双手托起门框。

学生们就要撤离完了，最后的陈丽霞和陈丽文也靠近了门口。

一股大雨卷来，陈丽文的手和前面的同学松开了。两姐妹同时朝后跌倒。

田志杰和甘绍伍跑了过来。

门框已经不堪重压，眼看着就要断裂。

陈冬生对两姐妹吼道：“快！”

他猛地松开手，拉起地上的陈丽文，甩了出去。

教室轰然坍塌。

郑亦铭惊呼：“陈老师！”

他把牵着的几名学生顺手交给迎面跑来的田志杰和甘绍伍，转身朝陈冬生那边跑去。

狂风中，田志杰和甘绍伍一起惊呼：“快回来！小郑，危险！”

郑亦铭在狂风中奋力跑动着。（慢）

郑亦铭发疯般地掀开废墟上倒塌的木石。一根木头砸在了郑亦铭的额头上。郑亦铭捂住头，倒下。（慢）

陈丽文在风雨中哭泣：“爸爸！姐姐！”

黄昏 山野

陈丽文的抽泣声。

残阳。新坟。坟头上插着一方木牌：陈丽霞同学之墓

陈丽文在抽泣。陈冬生被人搀扶着站在坟前。他仅剩一臂，另一只袖管空荡荡的。

学生们环绕坟墓站立着。一名学生上前，把一条红领巾系在墓碑上。敬礼。

夕阳投射在墓碑之上。

陈冬生问身边的黎青：“郑老师怎么样了？”

黎青：“那天夜里，他父母就把他接到南州市人民医院去了。我们准备这几天就去看看他。”

陈冬生想了想：“他要问起来，就说一切都好。不要把这些事告诉他。”

黎青不解地：“为什么？”

陈冬生缓缓地：“他正在复习功课，不要影响他……”

黎青把哭泣的陈丽文揽在了怀里。

南州市大街上 阳光灿烂 车笛声声

群众文化馆 门口

人头攒动。墙上挂着一只巨大的模拟围棋棋盘，工作人员手上举一根竹竿，把棋子挂在上边。棋盘上，双方正绞杀在一起。

棋盘上方有一排大字：南州市群众围棋友谊赛 决赛

一名工作人员从门内跑出来，气喘吁吁地报出一着棋路，执杆者挂上白方一子。

观看的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哄闹声：

“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这小丫头是不是昏了头了？”

“不会吧？”

有人踮起脚尖，朝门内张望着。

执杆者对人群：“喂，你们声音小点！不要影响里面比赛！”

一名观众嘲笑众人：“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干嘛对一个小姑娘同仇敌忾？也太没有肚量了吧？”

众人哄笑：“有点不服气啦！”

他们纷纷踮起脚尖，朝门里张望。

室内

一个少女凝重地端坐在棋盘前。

她放下茶杯，稳稳地落下一粒白子。然后又捧起茶杯，不经意地撩起眼皮，看了对方一眼。

对方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正对着棋盘苦苦思考着，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水。

他犹豫不决地落下一子。

女孩子稍想了想，抿了一口茶，不动声色地也落下一子。

中年男子苦思着，汗水满面。

屋内的人们一阵悄声议论。

病房

头上手上缠着绷带的郑亦铭从床上坐起来。黎青连忙上前扶了他一把。其他几个知青也都从门口进来。

郑亦铭高兴地：“啊，你们都来了？”

黎青：“我们跟老甘进城买高考复习资料，顺便看看你！亦铭，怎么样了？要不要躺下？”

郑亦铭：“没事没事！好多了！”

他忽然紧张地：“陈冬生和陈丽霞怎么样了？不要紧吧？”

孙月看了黎青一眼。

黎青：“他们都挺好的。”

郑亦铭松了口气：“没事就好！我还一直都在担心呢！这次闹得这么危险，都怪我！”

黎青：“这怎么能怪你呢！陈冬生还是你从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呢！”

郑亦铭懊悔地：“要是当时我没有去大队等报纸，学生们一定可以早点转移。”

黎青：“不对！学校的房子早就该修了，和大队要求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当回事！主管文教的大队副书记是田志杰，他也不管！”

郑亦铭摇头：“不，不怪田志杰……”

黎青：“怎么不怪他！台风预报，也不发布！广播线、电话线都坏了这么久，也不修理！”

孙月：“他成天忙着复习功课，哪还有空管别的事！”

郑亦铭：“不，这不能怪他。你们不知道，陈冬生早就和我说，要我好好给田志杰说说，抓紧时间把教室加固一下，可是，可是我以为都秋天了，没什么大风大雨了……”

孙月气恼地：“郑亦铭，自从落水事件之后，你就像欠了田志杰的债一样！犯得着这样吗？郑亦铭，你千万别把责任朝自己身上揽，公社来了通知，要追查没有发布台风预报的责任！”

郑亦铭一惊：“要追查？”

孙月眼光忽然看向门口，声音戛然而止。

田志杰和甘绍伍走进了病房。

甘绍伍：“哦，好热闹呵！”

田志杰不自然地笑笑：“哦，你们都在这呢？”

大周：“书记亲自光临，有何见教啊？”

田志杰不高兴地：“这大队副书记又不是我自己要当的，你们老是拿这个挖苦我干什么？你们能来看小郑，我就不能来吗？”

文化馆 室内

艾雨又下出一手棋。她抱着茶杯，娴静地注视着棋盘。

中年男子无奈地摇摇头，推开棋盘。

室内的人们鼓起掌来。

门口

观众诧异地：“小姑娘赢了！小姑娘赢了！”

“哇！老林十几年的冠军帽子，被一个小丫头抢走了！”

“你们快看，小姑娘出来了！”

女孩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来。她背着一只军用挎包，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

文化馆领导在台阶上站好：“现在我宣布，本次群众围棋友谊赛冠军是——向阳红中学学生——艾雨！”

人群一阵欢呼。

艾雨的表情有点不好意思。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悄悄问身边的人：“几点钟了？”

那人看看表：“5点了。”

艾雨一拍脑门：“哎呀！”

病房

甘绍伍：“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在百废待兴之际，决定立即恢复高考，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国家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准备进行现代化建设。你们有没有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

年轻人的眼光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甘绍伍取出一个本子递给郑亦铭：“我准备了一个复习提要，你也拿去看一看！文革前我在教育局工作，组织过高考。这些题目，都是我从当年复习资料里筛选出来的。”

大周：“我好多年没看过数理化了，今年怕是考不上了。”

黎青：“老甘，今年恢复了高考，明年会不会又取消了？”

田志杰不屑地：“你当是知青点开会啊？”

大周：“田志杰，你不是一直都在说，这一辈子都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吗？这才几天哪，就变心了？”

田志杰：“你少跟我胡说八道！变什么心了？扎根农村是革命需要，参加高考，接受祖国的挑选，更是革命的需要！不像你们这些人，心里想的全都是怎么离开农村，怎么读书当官！”

郑亦铭问：“哎，陈冬生报考了没有？”

田志杰：“没有！”

郑亦铭：“为什么？”

田志杰看看黎青：“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黎青：“哦，听说是家庭负担重，离不开。”

郑亦铭：“太可惜了！”

艾雨走进病房。

她见屋内有人，犹豫了一下。

郑亦铭看见艾雨进来，高兴地：“啊，艾雨，快过来！这都是我们荔枝湾的知青。”

艾雨朝众人笑笑。

黎青：“郑亦铭，有女朋友了啊？”

郑亦铭不好意思地：“别乱讲别乱讲！这是艾雨，功课特别好！她妈和我妈在一个单位，现在我妈指定她作我的老师！”

艾雨羞怯地：“什么老师啊！乱讲！”

田志杰注意地看了艾雨一眼。

郑亦铭：“对了，艾雨，下午的比赛怎么样？”

艾雨微笑：“赢了！”

郑亦铭高兴地：“是吗！太棒了！”

黎青：“什么比赛？”

郑亦铭：“围棋！你们可别小看了这小姑娘，最近这十几天，她打遍全市无敌手！”

田志杰站起来：“好了，我们走吧。小郑，你好好休息！”

黎青：“田志杰，离高考也没多久了，就让郑亦铭在城里复习了，行不行？”

田志杰：“公社已经规定，知青要就地复习，不能离开生产劳动岗位。当然，小郑现在的情况很特殊，我回去向大队党支部汇报一下。”

孙月：“哎，田志杰，到底行，还是不行，你说清楚啊！人家也好计划是在城里复习，还是回荔枝湾去复习！”

田志杰犹豫了片刻：“那好，反正小郑的身体还需要恢复一阵，

先在城里好好休息吧。”

郑亦铭：“多谢了！回去，代我向陈冬生问好！”

医院 走廊上

知青们走过来。

孙月和黎青走在最后，她不服气地：“你看田志杰，神气得！”

黎青：“人家和我们可不一样，人家是作为优秀知青的代表，结合进了当地领导班子的。”

孙月：“不就是救了郑亦铭吗？不就是喊了一句：‘不要管我，救小郑要紧’吗！”

黎青：“那可不止！人家醒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小郑不要紧吧？’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赠送给郑亦铭一套红宝书，勉励他要认真读书学习，批判修正主义，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黎青：“怎么样，服气了吧？”

孙月伸伸舌头：“我的天！再到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百次，我也没这么高的觉悟！”

黎青：“公社真的要追查没有发布台风消息的责任吗？”

孙月：“没错。通知是我接的！”

黎青：“追查到了会怎么样？”

孙月：“不知道。起码高考政审这一关，就过不了！”

病房

艾雨正在替郑亦铭整理着床铺四周零乱的东西。

郑亦铭：“哎，黎青刚才只是开玩笑的，你别生气啊？”

艾雨不解：“生什么气？”

郑亦铭：“就是……就是……她说……那个、那个……你不记得了？”

艾雨一笑：“不记得了！”

郑亦铭有点油油地：“艾雨，下一步，你可以参加全国比赛了吧？”

艾雨解开挎包：“不可能了！我爸命令我从现在开始，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一直到考上大学为止！”